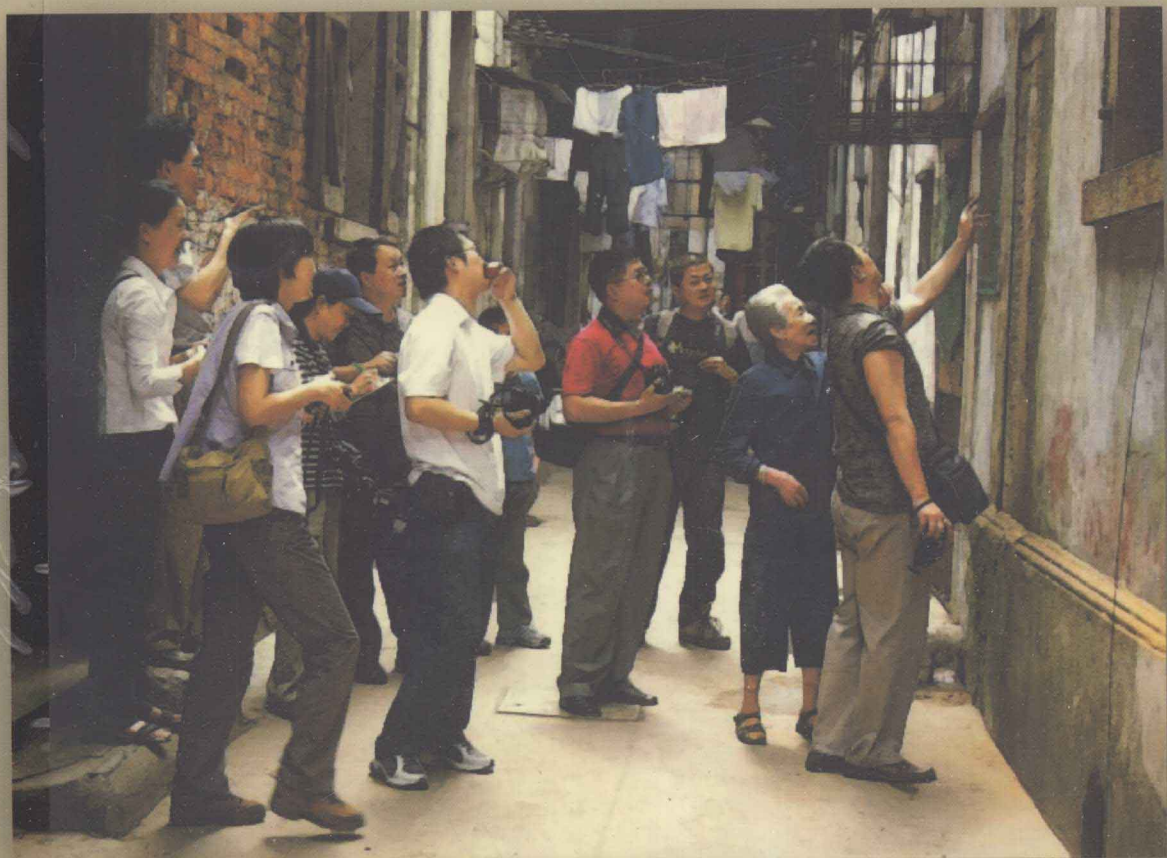


百姓看武汉

百姓发现

B A I X I N G F A X I A N



武汉地方志办公室 编

武汉出版社

百姓看武汉

百姓回忆

BAIXINGHUIYI

江苏工业学院图书馆

主编：董玉梅

藏书章

武汉出版社



(鄂)新登字 08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百姓看武汉/武汉地方志办公室编,董玉梅主编. —武汉:武汉出版社,2008.5

ISBN 978—7—5430—3874—5

I. 百… II. ①武…②董… III. 武汉市—地方史—史料 IV. K296.3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057149 号

编 者:武汉地方志办公室

主 编:董玉梅

责任编辑:徐建文

封面设计:宗晓斌

出 版:武汉出版社

社 址:武汉市江汉区新华下路103号 邮编:430015

电 话:(027)85606403 85600625

<http://www.whcbs.com> E-mail: wuhanpress@126.com

印 刷:武汉市委印刷厂 经 销:新华书店

开 本:787mm×1092mm 1/16

印 张:39 字 数:597千字

版 次:2008年5月第1版 2008年5月第1次印刷

定 价:78.00元(共二册)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

如有质量问题,由承印厂负责调换。

武汉地方志办公室地情书系列

编纂领导小组

组 长 蔡佑林

副组长 杨玉莲 姚卫东 王汗吾 董玉梅

成 员 (以姓氏笔划为序)

邓先海 李 赤 吴明堂 梁 农 董莉萍

《百姓看武汉·百姓回忆》

主 编 董玉梅

序

武汉地方志办公室主任

李佑林

《百姓看武汉》和读者见面了。

《百姓看武汉》是一部以普通市民的眼光看待武汉历史与文化的书。其中记载的内容或许不便直接载入史册或志书,但它是一定时期社会生活的实录,记叙往往细琐,视野却极其开阔,是历史本真在诸多方面的投影和折射,因而具有很强的历史反思价值。历史上这类书籍不乏名篇,如陆游之《入蜀记》、范成大之《吴船录》、范锴之《汉口丛谈》、王葆心之《续汉口丛谈》、叶调元之《汉口竹枝词》等等。或记游历所见,或咏时事见闻。虽非史志,然治史志者对其多有采撷。上述诸书都为个人作品,而这本《百姓看武汉》为多人作品的合集,聚焦更为多彩,文思愈益纷呈。

该书分两卷,一卷为“百姓回忆”,一卷为“百姓发现”。前者之所以冠名“百姓回忆”,缘于改革开放 30 年来,时代大踏步前进,几十年前的生活状态,已不复存在。

武汉市的民风习俗,已经有很大程度上的改观。几十年前的生活,现在 20 来岁的年轻人已经非常陌生,如果不把这些生活状态记录下来,再过若干年,这些曾经鲜活的生活经历就会消失在历史的长河中。因此,记录这些以往的生活状态,记录武汉市民走过的生活之路,保留武汉市民曾经独有的生活实录,是非常必要的一项工作。这些回忆中的故事,让人读之亲切、有趣,生活味十足。当然,这些回忆都有时代的大背景,也正是因为时代大背景的衬托,才使这些回忆成为武汉地方历史与文化的补充。因此,也可以说,这些回忆是百



姓们自己书写的武汉地方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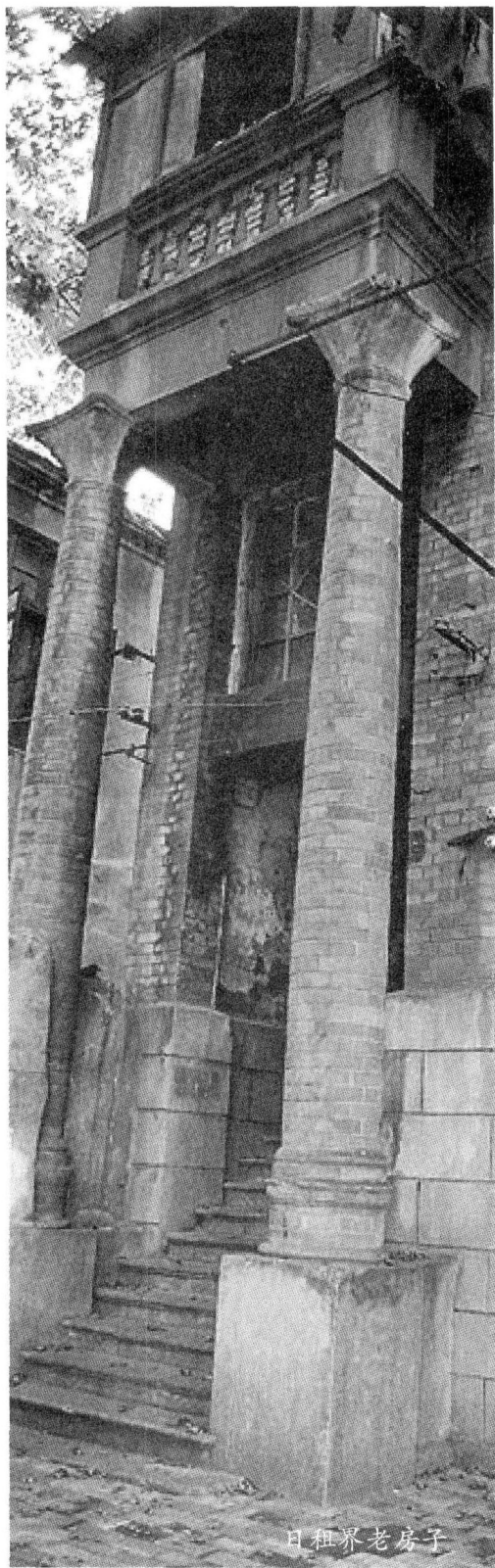
后者之所以冠名“百姓发现”，纯粹是因为这是一批热爱武汉历史与文化的普通市民。他们利用自己的业余时间，在武汉三镇寻访历史的遗迹与残存。正是他们对地方文化的挖掘，让武汉很多已被人们遗忘的历史重新浮出水面。有的发现是对武汉地方历史的强有力的补充，有的发现应该说填补了武汉地方历史的空白。这些寻访中的精华部分，甚至可以在史学界开辟一个新的研究领域。当然，也有些寻访是把市民在日常生活中司空见惯的历史遗存重新注入了文化的韵味，使市民开始重新认识自己身边的文化残存，从而唤起他们对身边历史的认知，因而对自己的城市有进一步的了解和认识。

这些普通市民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对武汉历史文化的贡献有目共睹。是他们，丰富了武汉的历史文化，向市民展现了武汉历史发展中的另一种风采。他们的努力当

然也应该积累到武汉的历史文化之中。这也是编辑此书的重要缘由。

“百姓系列”书籍,是我们的一个尝试。我们试图通过这种方式拓展地方志工作的领域,试图通过这种方式搭建一个新的平台,在这个平台之上,希望与更多的市民共舞。在这种舞动中,提升城市历史的品牌,弥补城市记忆的断层,开拓城市研究的领域,亮出市俗民情的风格,展现城市魅力的风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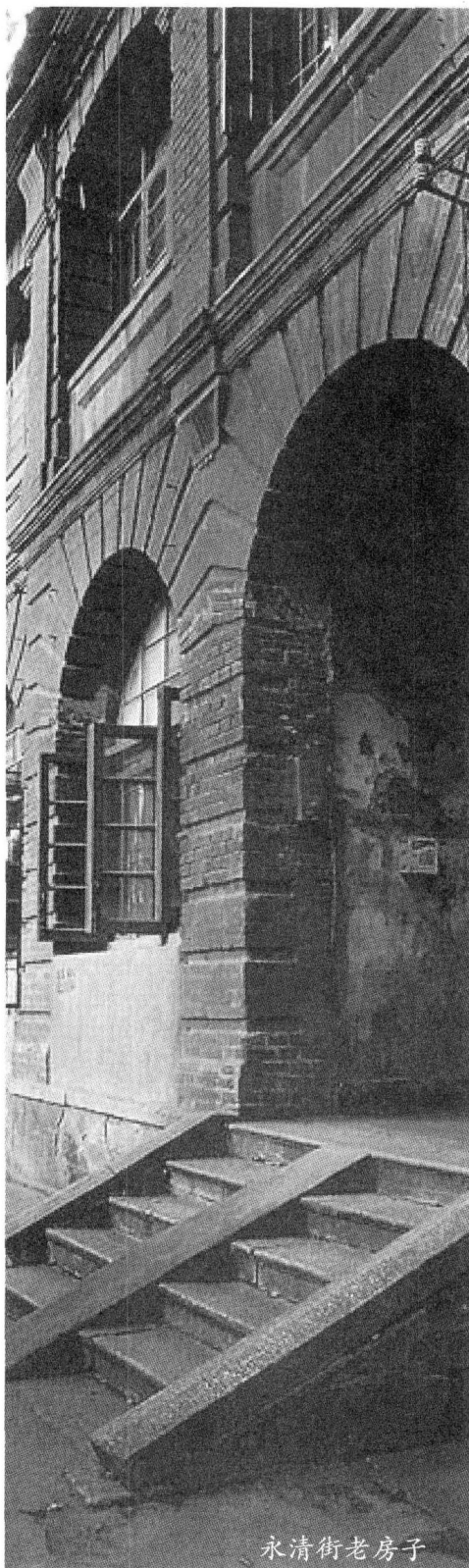
2008年4月18日



日租界老房子

目 录

序	蔡佑林(1)
宁波里往事	(1)
大陆里故事	(28)
童年的长堤街	(39)
汉正街记忆	(61)
家住汉口古三皇	(69)
渐行渐远的后花楼	(93)
汉阳集稼嘴散记	(96)
六百年通衢保安街	(113)
徐家棚的陈年旧事	(125)
一半阴间一半阳间的巡司河	(137)
高考三部曲	(145)
我的大书房	(164)
培红往事	(173)
我当武汉人	(184)
儿时的年味	(203)
伴我长大的解放公园	(215)
公路大院的冰雪回忆	(224)
老汉口的烟火记忆	(237)
怀想露天电影	(244)
印刷厂里的“出家人”	(249)
汉阳兵工厂旧址生活琐记	(266)
武昌第一纱厂轶闻	(275)
1926 年一个美国女孩在武汉的日子 ...	(285)
后记	董玉梅(299)



永清街老房子

宁波里往事

儿时记忆

记得小时候，宁波里还是蛮幽静的。

一色的红砖厢房，整整齐齐的石板地，每家门口都是厚厚青石做的门框门楣，都是两扇黝黑黝黑的木制大门，重重的，用力拉开门就发出咿呀之声。窗户是阔大长窗，里面装有铁栏，典雅又不失尊严。房屋内层空间很高，二楼就相当于现在的三楼，因而里巷的外围墙也很高，保证了里弄的封闭性。屋顶是老式坡型，暗红色的瓦，又大又厚又重，看得出质量非常好。家家都有一个小天井，收拾得很干净，有的种上爬墙藤，青青的藤爬满高高的墙，甚至伸到墙外。每当太阳西下，夕阳撒满屋顶，红色的瓦片一片光亮，一个个天井口，在阳光的阴影中隐现，青青的藤叶展现其中，给人一种幽雅、宁静的感觉。

里弄（武汉人称之为巷子或者里份）安静、清静，住户也是整洁光亮，神情自得。清一色都是四明银行的高级职员及家属，走出来体体面面，说起话文文皱皱，又大都是道地的宁波人，聊起家常，一口的下江腔，又急又快，抑扬顿挫。宁波话的特点是远听像鸟叫，近听似吵架，仔细听半天，也不知是唱歌还是说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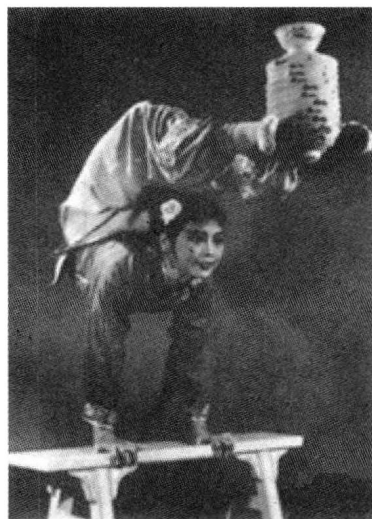
其实宁波里是旧时四明银行的宿舍，四明银行是宁波人办的银行。民国时期，私人银行有北四行、南四行、小四行之称，四明银行是小四行之一，也算有名的银行。汉口分行地址在洞庭街口，楼层很高，抬头不见楼顶，也算巍峨矗立吧，据说是解放前武汉最高的建筑之一。宁波里是四明银行买下地皮建的，结构应该像上海的石库门。起名宁波里，顾名思义是不忘老家宁波吧。

宁波里也是蛮热闹的。它一头通江汉路，一头接保成路。江汉路，车水马

龙,繁华无比。巷子对面就是冠生园,有名的广东餐馆,卖广式点心,有叉烧肉、鸡粥、鸡汁大包,干点有奇马酥、鸡仔饼,价格都好贵好贵。餐馆旁边是国际理发厅,漂亮的玻璃大门,霓虹灯把店名照得一闪一闪的,大大的转灯不停地旋转,显示店面的气派,进进出出的都是绅士淑女,衣冠楚楚,光光亮亮。再过去就是中心百货商店、璇宫饭店、海陆饭店,就更热闹了。

巷子的左边是扬子饭店,也是高级饭店,小时候没进去过。三年自然灾害时,物资紧张。有一段时间搞货币回笼,卖高价食品,开放了几家餐馆卖高级餐,这扬子饭店的餐厅就是一家。每天吃饭的人排队,从楼上排到楼下,排到宁波里内,穿过巷头到巷尾,还要转弯到保成路。卖的东西贵呀,一根油条三毛,一个欢喜坨五毛,一盘菜一块五。

这价格在50年前,是当时平价的十倍还转弯。记得有一次里面传出劈里啪啦的声音,引起我们好奇。上去一看,一些食客正用板凳在桌上敲打什么,原来上了一盘毛蚶,许多人不识吃,剥不开,又不甘心浪费,手头又没有合适的工具,于是抄起板凳就砸。你砸我也砸,此起彼落;服务员拦也拦不住,第二天贴出通告,设备损坏,停业一星期……



夏菊花顶碗

巷子右边是启新照相馆,那时门面不大,照相在二楼,有楼梯从街面直通上去,也算是有名的照相馆之一,虽没有品芳、铁鸟那样历史悠久,在武汉市也是家喻户晓。一楼的橱窗内,经常摆放一些名人的大幅照片,不是越剧的金雅楼,就是汉剧的陈伯华,再就是电影演员王丹凤、秦怡等等,都是黑白的上了彩。后来随形势变化,又摆上劳模照片,有纺织厂的朱九弟,杂技团的夏菊花……有时也摆上一张一二米长的会议照:武汉市××届××代表大会代表合影之类,照片上几百人,密密麻麻,谁也看不清。

巷尾的保成路也特别热闹,小商铺、小饭馆一个接一个。记得有江南春小饭馆、梅龙镇酱油铺、民生印刷行、美美木器店,还有卖土产的、打铁的、卖烧饼的、炸油条的和修铁皮的,还有久新杂货店,打油打醋、买盐买糖,都在这里。

宁波里夹在这两条闹市之间,相当热闹。每天来来往往的人川流不息,尤其是一些卖豆腐、米发糕、香烟的,转糖的,捏面人的,炸米泡的,磨剪铲刀的,收荒货的小商小贩;后来又有换粮票、鸡蛋的,卖青蛙的;到晚上,还有炸藕圆的、伏汁酒汤圆子的,叫卖声在巷子里此起彼伏的回荡。

宁波里北面不到20米,就是中山大道,两相平行。中山大道道路宽,可人行道窄,每逢休息日,或过年过节,就拥挤不堪。许多人就抄近路走宁波里,更增添了宁波里的热闹。

宁波里幽静,宁波里又热闹。宁波里幽静,是说它本身静,它里面没有开商铺的,办公做生意的,住户单纯,家常生活。尤其是清晨和深夜,整个宁波里都笼罩在静谧之中,可以听到江边轮船的汽笛和武汉关悠扬的钟声。宁波里热闹,是指它外来的热闹,是它的地理环境带来的热闹,这也说明它的交通方便和生活的便利。

细细想来,宁波里还是蛮有特色的。它的特色在于结构严谨、对称和精巧。

汉口自开埠以来,一直没有像样的楼房。1907年张之洞拆掉城墙后,形成后城马路,即现在的中山大道。1908年有一个买办叫刘歆生的,在城外低价买下大量土地,又填土修路,从江边一直修到铁路边,起名歆生路,就是江汉路的前身。这个买办摇身成为地皮大王,于是请营造商陆续沿街盖了一些建筑,街面都是铺面,后面是住宅,江汉路一带便繁华起来。1921年四明银行在此繁华地带购地兴建了宁波里,因准备材料多,营造商又用余材修建了德兴里、义成里等等,其他银行也陆续建成兴业里、联保里、华中里、贯中里。这就是宁波里等银行地产的来源。

1929年刘文岛任汉口市市长,对汉口市政建设颇下气力,建立了市区的水道系统,江汉路也加铺柏油路面,市容更趋繁华。1931年长江发大水,汉口成为泽国,未淹面积仅0.5平方公里,被淹一百余天,掩尸3万2千多具,“大船如蛙,半浮水面,小船如蚁,飘流四围”。汉口房屋倒塌甚多,只有江汉路一带因房屋建造质量好,安然无恙。我小时也特别有感受,每逢大雨如注,江汉路绸布公司一带,中心百货路口,早已积水成灾,水淹至膝部,甚至腰部,是为常事。而宁波里内,从不见有积水,墙壁不见渗水,屋顶不见漏水。建筑至今已80余年,质量还是如此之好,真叫人感叹。



1931年大水时,在江汉路搭建的木板桥

宁波里结构呈串字形,东西一条主巷道贯穿全巷,中间是两个分巷,每个分巷左右各四个门号,分别是3、5、4、6和7、9、8、10(称之前巷),11、13、12、14和15、17、16、18(称之后巷)。两个分巷相对,单双号相对,每户后门又对着一个支巷道,特别狭窄,使之每户前门相对,后门相连,全巷布局十分严谨对称。

我看过武汉许多里巷,有的大而无当,有的曲里弯弯,有的土洋相兼,有的地糙屋残,像宁波里这样布局精巧对

称、结构牢固华丽的,的确不多。宁波里在结构上还有一特色,就是它有4座过街楼。所谓过街楼,就是主巷道上的两边楼房相连,形成搁楼,下面是里弄的主街,上面是房间,有点像广东的骑楼,但比骑楼大得多。

宁波里的过街楼房间很大,几乎占里弄主道的一半。它的优越性不少:首先明亮。两边都是玻璃窗,虽然没有落地,但是接天,窗子一直到天花板,房间显得特别亮,外面是木制百叶窗,需要时,关上百叶窗,明暗相间,比用窗帘要好。第二是凉快。宁波里虽然房屋结构好,但有一缺陷是门窗都是东西朝向,拿武汉人的话说就是西晒。在夏天,武汉这个大火炉可是大问题,一楼还好,由于楼层高,太阳不能直晒,虽然暗一些,但是阴凉。二楼就不行啦,西晒的太阳烤得房间像个蒸笼,难受呀。所以每到夏天,里弄里都是乘凉的人,住二楼的为最多,竹床、木板,甚至桌子板凳都扛出来。晚饭也在外面吃,吃完了在外面聊天,不过12点不上楼,楼上还热着呢。

过街楼就不同了,虽然也晒,但是有穿堂风呀,楼下是道,空气自然流通,无风也通畅。那时电风扇还是希罕物,解凉靠的是扇子,这自然风爽呀。因此,住过街楼的人很少下来乘凉,有时实在太热,有的过街楼就把窗户下的木板临时拆下,这样空气流通面积更大,简直成了空中搁楼。第三个优越性是面积增大好多。宁波里的房屋后来收为公产房,交房管所管,每月按面积交房租,这过街楼

历史上不算正规房,因此面积不好评估,不交又说不过去,后来大概每月只是意思了一下。

过街楼的住户也有生活上的烦恼之处。第一,很闹人。下面就是一条巷道,每天人来人往,走路的、说话的、吵嘴的、推车的、叫卖东西的,不绝于耳。尤其是炸米泡的,只听见那师傅嘶哑的大吼一声:放炮啦!轰的一声,天摇地动。过街楼仿佛也在摇晃,墙上的灰尘刷刷往下掉。所以,每次炸米泡的商贩把工具朝过街楼下一放,过街楼的住户就跑下来呵斥:走开走开,不要放这里。不放这里放哪里呀?过街楼下面,遮阳挡雨,方便啦。公共地方,你管得着。扯了半天,稍稍移旁边一点吧,待你一回楼上,又搬回来,没办法。

到了晚上,小摊小贩少了,该安静了吧?乘凉的又出来了。过街楼两侧就是路灯,路灯下面下棋的、打牌的、聊天的,一群一群的。小孩也来凑热闹,玩珠子、打撒撒、跳房子、官兵捉强盗,一直要闹到九十点。夜深了,曲终人散,万籁俱寂,总算安静了,但是那路灯还亮着,照着过街楼,房间里雪亮雪亮,难眠啦。

吵就吵吧,总比汽车声好吧。但是有时臭味难闻。因为中间两个过街楼下面放着两个垃圾箱,虽然有盖,但遇到潮湿天,气味还是难闻,过街楼是直接受害者。于是吵哇,反映呀,居委会讨论呀,把垃圾箱拆了,改为每天两次集中倒垃圾:上午10点,下午4点。垃圾工拖着垃圾车来,摇着铃喊:“倒垃圾呀!倒垃圾呀!”于是赶快端着撮箕跑出去。每户的清洁费也要增加几分钱。但是家里没人怎么办?双职工怎么办?邻居帮忙,到底不方便,于是晚上偷偷去倒,过街楼下面照样一大堆垃圾,于是又恢复垃圾箱。这样建了拆,拆了建,折腾来折腾去,过街楼住户总免不了受臭味之苦。

然而过街楼下面,真是一个好的公共场地,遮阳挡雨。每逢下雨落雪,总是挤满了躲雨雪的行人。至于宁波里的住户,平时晒衣晒被,夏天摆放竹床木板,冬天挂封鱼腊肉,居委会在这里办墙报,小贩在这里弹棉絮、修棕床,雨淋不到,风吹不散,又不影响住户进出,方便了许多。1957年大办钢铁,这里筑起小高炉;1958年,街里办起拉丝厂,这里是露天车间;1959年,搞共产主义,办公共食堂,家家不开伙,这里是开水房;1961年,三年自然灾害,政策有松动,有人在巷头巷尾的过街楼下面摆了几张桌,卖水饺,生意还不错;不久,17号的张家搞裁纸生意,把一大捆一大捆的卷筒纸放在下面,一条巷子被塞得满满的;到了“文

革”，这里的墙壁又是天然的大字报栏，初期的大辩论，后期的大武斗，这里也是讨论和打斗的地方……哎呀呀，过街楼下面简直就是社会历史发展的见证场所。

其实仔细想想，这过街楼下面的作用无非三个：一是给住户公共活动之处；二是给行人、商贩遮阳避雨之便利；三是给逛街的人一种整理、休息、喘息之方便。这话怎么讲？你想想，两头都是热闹街道，转进宁波里，马上感觉到了宁静、休闲、僻静的气氛，于是你的心情松弛了，情绪平静了，可以在这里将身心休整一下，把东西清理一下，这是在热闹的大街上无法做到的。

正是因为宁波里既有毗邻热闹的江汉路，又有安静单纯的特点，更有过街楼这种结构的方便，便带来另外一种现象，每逢节假日，这里“杀皮子”、“撮虾子”



今日宁波里的过街楼

的比较多。“杀皮子”指小偷，“撮虾子”指“打一枪”就跑的流动商贩。这是武汉人的“黑话”，不是土话。那时的武汉，有一阵子，年轻人时兴说一些怪异话。例如，把“相貌”称之“麦子”（麦读 me，把“衣服”叫

“叶子”。相貌好，就说麦子好清爽哇；衣服漂亮，叫叶子好靓啦；还有把头目称之“拐子”；喝醉酒叫“麻木”；失业在家为“灶妈子”等等。行为上也追求怪异，如梳“包菜”头（大背头），留“虎爪”（长鬓角），穿“考板”裤（小脚裤）等。其实今天看来不过是青年人对思想和生活的禁锢产生的一种追求时尚的反抗行为，当时却被指责为流氓话或流氓行为，大张挞伐。记得那时有家报纸还登了一

首漫画诗:好好一颗脑袋,理得稀奇古怪,有的名曰“虎爪”,有的形同“包菜”。这些“黑话”经过大加批判后,有的消失,有的却慢慢演变成武汉的土话。如现在称哥哥就是我的“拐子”,叫三轮车夫为“麻木”(大约是因为车夫都爱喝酒,三轮车就是“麻木的士”),干家务活,则是“做灶妈子”等等。

宁波里为何“杀皮子”多、“撮虾子”多呢?小偷和流动商贩主要活动地域是热闹繁华的街道,如江汉路;但他们又常常溜到宁波里休整。小偷有了收获,会到这里来,检查成果(偷来的皮夹子)、分赃,然后把空皮夹扔在过街楼下面,又跑出去寻觅对象。流动商贩碰见城管人员来,立刻飞快躲进巷子,或者把大部分货物放在过街楼,卖完一点来拿一点。宁波里成了他们这些“杀皮子”、“撮虾子”的避风港和栖息地。

宁波里的张胡子,在这一带蛮有名。旧时宁波里的巷头巷尾,还有铁栅门,有这个铁栅门,宁波里更显森严、幽静、高贵。铁门很大,每到晚上就关闭,开中间的小门,等到夜里11点小门也锁上,你要进巷子就麻烦了,要去叫守门的张胡子开门。张胡子住在保成路那个巷口的过街楼,你在江汉路这边,无论怎么喊,他都是听不到的。走到保成路这边,要走好长一段路。所以,不是特别原因,很少有人很晚回家。

张胡子,名字年龄都不知。一大把白胡子是主要特征,人不算和善,要他开门,必然没有好话听。他好像也是银行职员亲属,于是让他作宁波里的门房。这个门房事情不多,也就是早上开开铁门,晚上关关铁门。于是他有大把的时间,便养了一群鸽子。鸽子笼就盖在过街楼下面,旁边就是用木板搭的一个小屋。他养的鸽子很多,有的可能还比较名贵,经常有人来与他交换。每每听见他一声口哨,大群大群的鸽子便忽地飞来,引得大人小孩都围着观看。

张胡子其实是我们那一带的一霸,那些三教九流之类都听他指挥,有点“教父”的味道。名声都传到铁路外——那里的流氓是有名的。后来宁波里的铁栅门拆掉了。好像是在1958年,全民大办钢铁,家家的铁锅、铁铲、铁锁、铁门栓都要当作废铁上交,这么大的铁门自然不能逃脱。少了铁栅门的宁波里,就像一个绅士脱了燕尾服,解下领带,着实少了好多的尊贵和严谨。张胡子也不需关门开门,后来好像是年纪大了,也不养鸽子,不住过街楼,在副12号搭了间简易偏房。再后来的结果就不清楚了。



胡必达(左)讲相声

宁波里的名人不太多,这个张胡子也委实算不得什么名人。这对宁波里来说,的确是个遗憾。好像一个历史珍品,无论它多么精美,如果没有名人拥有过,收藏过,或者有什么历史瓜葛和典故,就总要欠缺一些。想想,也不尽然,

宁波里12号就住过一个名人,著名相声演员胡必达。胡必达原来是一个银行职员,后来调到武汉市说唱团,据说当过副团长。胡必达在银行时,业余讲相声就很出名,到说唱团后曾拜侯宝林为师,名气更大。他唱功好,那时每天都在民众乐园讲相声,听的人很多,是说唱团的台柱子。我印象中,胡必达的相声贴近老百姓的生活,大量的运用武汉俚语俗话,反映武汉的风土人情,既诙谐又不失稳重,典型侯派风格。与现在的相声演员相比,高下一听便知。

胡必达在台上谈笑风生,在宁波里却很低调。他个子不高,总是穿一件深色中山服,每天上下班板着脸,穿过巷子,不与人搭腔。说唱团在胜利街,离宁波里不远,他总是走到保成路口,叫上一辆三轮车送他上班,还是一副银行白领的派头。

我1966年搬离了宁波里,以后又离开武汉,在外谋生。近几年也经常回武汉,看见武汉日新月异的变化,当然也经常路过宁波里,看到它的变化,至少是外观的变化,只能用四个字形容,那就是混乱不堪。听说好像还有一个规划,准备将宁波里办成一个大市场,称为“女人世界”。看来宁波里还会有一个脱胎换骨的变化,我的心里一阵怅然,但也随之释然。时代在前进,社会在进步,旧的环境、旧的建筑,总要改变、总要淘汰。现在的社会是一个急吼吼(这是一句武汉的话吧,或者写成急猴猴)的社会,急吼吼作事,急吼吼赚钱。急吼吼的最简单做法是推掉旧的建新的。武汉不少的里弄已消失了,不知宁波里还能存在多久。因此我写下上述文字,将幽静、严谨、颇具特色的宁波里永远藏在我的心中。

我的家在18号

宁波里18号,曾是我的家。从出生到1966年搬迁,我在这里生活了近20年。